

西游揽胜

文/王 蓬

夏河谷地访名寺



拉卜楞寺的清晨

宋丹人摄

在甘南藏族自治州首府合作市住宿一夜。翌日清晨，满天乌云散退，露出晴朗天空，情绪顿时高涨。前一天，我们在川甘交界的榔木寺，恰逢庙会。本来可以观赏藏族同胞聚会时许多独特风情，但因下雨未能如愿，颇感遗憾。

按计划，今天将离开合作市去夏河县参观藏传佛教六大寺院之一的拉卜楞寺。天气如此凑兴，想必能够如愿。

合作是一座海拔3100米的高原城市，离开市区，便是辽阔的草原。雨后天晴，空气格外清新，初升的太阳把草地照得晶莹透亮。远处滚动的不知是羊群还是白云。近处有牦牛低头吃草，像黑衣修女般庄重温顺。有骑着骏马的牧人提着长鞭，赶着一大群牛羊，威风得像位将军。见到我们，故意把长鞭抽得山响。

拉卜楞寺在夏河县境内，修建在甘肃与青海的交界地段。

这儿已是青藏高原的边缘，高原雪水流淌下来，冲积出一条宽阔的河谷，当地人称为夏河。夏河县也因此得名。去拉卜楞寺须沿夏河谷地走30多公里，有简易公路相通。

夏河谷地是与草原完全不同的景象。河谷两边开阔去处，全部开垦出来，修着整齐的梯田。一块块成熟的小麦、荞麦，被高原清凉的风吹拂，泛着金黄的光波，许多农民在田地里收割庄稼，河谷中农舍相望，牵连不绝，全是北方农家小院。从田间劳作的农民服饰和模样看，全是汉族或回族群众。不知他们哪一代祖先为避兵祸战乱，躲进这条河谷，把农耕文化带到这里，创造了高原农业文明。

这在西部是常见的事情。1997年仲夏，我在青海湟水流域考察，那里有十几个村落的先祖是被朱明王朝由南京迁徙而来的，他们带去江南先进的生产技术，在湟水流域繁衍生息。



佛事活动之后

宋丹人摄

500多年过去,也把湟水河谷建设成了青海省的粮仓。眼前的这夏河谷地,若追溯起来,不定有多少江南中原的先民,因各种原因来此重建家园呢!

有趣的是,这种推测获得小小的印证,我们在夏河县城就见到了汉中老年。几天高原生活,都想喝大米稀饭,开车满县城找,汽车站一家饭店赫然写着“汉中面皮”。真正“他乡遇故知”,我们进店打问,开店的小两口很年轻也很精干,是南郑县农村青年,出来打工,各种活儿都干过,最后在这开了饭店。

“来这几年了?”“5年多了。”“习惯吗?”“哪儿都一样。”“打算回去吗?”“还想再干几年。”“这儿钱好挣吗?”“这里人干脆,不扯皮。”

在一片乡音中,小两口也很高兴,为我们做了大米稀饭,还有泡菜馒头,皆大欢喜。

其实,拉卜楞寺就在距夏河县城仅一华里的河谷。一出县城,就看见寺院那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建筑群落。由于拉卜楞寺早在1982年就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多次拨巨款维修。除了原有寺庙得到翻修维护,还建了宽敞的停车场、餐馆和购物中心,中外游客和远自西藏、青海、甘肃、四川的朝圣者终年不绝。显然,拉卜楞寺支撑着这儿旺盛的旅游业,无怪开饭店的汉中老年不愿离开。

寺院一切都很规范,我们购好参观券,立刻有一位年青喇嘛带领参观并讲解。这个藏族小喇嘛才17岁,普通话讲得很好,还会说几句英语。他告诉我们,外国游客来的越来越多,不会英语不行。他正在学习《英语900句》。有些外国游客也乐意教他。由于会话机会多,他的英语水平提高很快,他还上过中央台的新闻片呢。

这个小喇嘛的记忆非常好,当然也可能和天天讲解有关。他不仅全面介绍拉卜楞寺的起源和历史、沿革与现状、建筑特色和工艺水平,还回答了藏传佛教的寺院规矩、僧侣状态等问题。言简意明,让我们对这座藏传佛教名寺有了大致的了解。

拉卜楞寺始建于清康熙年间,至今已有300余年历史。拉卜楞是藏语变音,意为活佛居住之地。由于历史久远,历代活佛扩建,目前寺院总建筑面积达到40余万平方米,包括了藏传佛教六大寺院、100多个属寺和八大教区,是西藏之外藏传佛教的又一个中心和西北地区的最高佛教学府。最盛时期,寺内

僧侣达4千余人,加之配套的后勤人员和为寺院服务的各种行业,几乎形成一座喇嘛城。

由于这种浓郁的宗教气氛,终年不断的朝圣者以及在建筑、服饰、饮食、音乐、绘画上无不鲜明带着的藏族风格与特色,因此,拉卜楞寺被不少国内游客称为“小西藏”。更重要的是,这是距内地中心城市最近、规模也最大的藏传佛寺,距兰州市仅300公里,半日路程即可到达,所以终年游人如织。

拉卜楞寺所以在藏传佛教众多的寺院中名气很大,颇有点像高校中的“北大”、“清华”,关键是“硬件”和“软件”都达到了相当高的规格和水平。首先,寺院规模宏大,布局严谨,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和很高的艺术价值。主要建筑大经堂高大宏伟,里面仅是数人合抱的大型明柱便有140根,在举办全寺性法会时,可容纳4000僧侣听讲。这在现代建筑中也称得上宏伟气魄。再是,各种大型佛堂、经殿多达30余座,尽皆飞檐挑角,威严矗立。仅是供活佛高僧居住的府邸便有30多座,多为两层藏式小楼,会客室、读经室、卧室一应俱全,布局精巧,造型别致,充分体现了藏式建筑特色。普通僧侣居住的地方也规划得井然有序,500多座四合小院整齐排列,有街巷相通,每院住三五个喇嘛,小院安静朴素,十分整洁。我们特地进去看了看,喇嘛们的房间除床铺之外,有各种书籍、学习英语的磁带、收音机等。还有电饭煲、各种蔬菜、方便面等,颇有生活气息,也很规范。

拉卜楞寺还以供奉的佛像丰富完备著称。众多的佛殿供奉着释迦牟尼、菩萨罗汉和历代高僧,多达一万余尊。高者可逾10米,小者仅数厘米。所用材料有金、银、铜、铝、象牙、檀木、玉石、水晶,造型精湛,千姿百态,美仑美奂,堪称一流的艺术品。

这些造像,除藏区各地选派的能工巧匠之外,还有远自蒙古、印度、尼泊尔等地塑像高手。除了雕像,还有大量精美的壁画,不仅有佛教故事,还有骑射、狩猎、奏乐、舞蹈等场景,有很浓厚的生活气息,是反映历史上藏族生活不可多得的文献。这些佛像壁画,由于历史悠久,制作精美,已成价值连城的文物。

拉卜楞寺还以治学法规严谨、成果卓著、学人辈出名。由于创建拉卜楞寺的嘉木样一世是精通佛教、天文、历法、医学和文字学的大学者,所以,从开始就制定了健全的寺庙制度和严格的治学法规。这一优良传统得到历代嘉木样的维护和发扬,造就了浓郁的治学气氛。寺院推崇刻苦学习,提倡著书立说。寺院内存放着60万卷图书,有600年前完整的藏文经卷。还有历代活佛宗喀巴、达赖、班禅和高僧的著作2万余部。如此丰富的藏书在全世界佛教寺院中也极为罕见。

浓郁的学术气氛使得人才辈出,拉卜楞寺许多高僧的著作流传广泛,成为蒙、藏地区讲学院必修经典。其中嘉木样二世所著《嘉木样一世传》、《青海塔尔寺志》,土观·却吉尼玛呼图克图所著《宗派源流镜史》等均成为名著,被翻译成中外各种文字,广为流传。再是该寺院培养的许多人才曾得到达赖、班禅的重用,被聘为经师等。

凡此种种,都使拉卜楞寺长期享有盛誉,不仅为佛界敬仰,也为中外游客所青睐。

我们游览拉卜楞寺时,恰逢大经堂讲经,我们随着讲解的小喇嘛悄然进入。只见里面坐满僧侣,足足有好几百人。井然有序,默声诵经。不少僧侣面前放有新鲜花瓣。我们正轻步缓移、悄然观望时,突然一位身着黑色袈裟的汉子,手持一个法盘,长呼一声,从经堂急速穿过,吓人一大跳。小喇嘛说,不必惊慌,这是宗教程序,于是,尽皆释然。

那天,虽说还在八月酷暑,但高原清风拂过,十分舒畅,阳光明媚,不亮不凉。大经堂外,几百个喇嘛分成几圈,正在辩经;一位迟到的喇嘛手持一束鲜花,匆匆来;围墙外,则有十几个敬香的藏族妇女列队行进;甚尔,还有几个正数钞票的僧人。这些都被我一一摄入镜头。然后,心满意足地离开了这座佛教名寺。



松潘古城
王蓬摄

高原古城 松潘

上草原游牧民族吐蕃、党项、鲜卑、突厥以及蒙古铁骑,都曾由此入侵川西平原。所以汉唐以来,历代中原王朝都很重视松潘防务,设关卡,驻精兵,严加防范,不敢稍事懈怠。从北周天和元年起,即公元566年,县级治所即在此设立。

唐初,占据青藏高原的吐蕃首领松赞干布,派使者前往唐王朝求婚,经过松潘,不想却被守卫松潘的官兵扣押。松赞干布一怒之下,亲率20万大军进犯唐境。双方兵戎相见,互有胜负,不打不相识。雄才大略、富于政治远见的唐太宗审时度势,深感吐蕃雄据青藏高原,民性剽悍,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应化干戈为玉帛,和睦交好。

于是应允藏王松赞干布求婚请求,把李唐王朝宗室女文成公主嫁与松赞干布,谱写了一曲汉藏和睦的千古佳话。松潘的雪山激流、青松草地都因此而永驻光彩。

现存松潘城墙为明时所建。俗语,明修长城清修庙。明代时,封建王朝那种汉唐气象已不复存在。朱明王朝始终处于一种防御状态,北防瓦剌、女真等游牧民族,大修长城,故现存长城多为明长城。南防倭寇,其时因日本浪人在沿海一带骚扰不已。民族英雄郑成功便是抗倭名将。在内地要塞重城,明庭也是修城不止,西安现存城墙便是明时所建。

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明政府也把松州与若尔盖草地的潘州合并为松潘筑城设衙。由于松潘地处要塞,故明廷专调富于筑城经验的宁州卫长官高显负责。经实地勘察,高显决定利用松潘险要地形,依山傍水,筑城于两山之间,使之无论从哪个方向进攻,插翅也难逾越。筑城时就地取材,烧制厚重古砖,每块达30公斤。然后采用传统技法,用由糯米、石灰、桐油搅拌而成的灰浆,修砌成高达15米即5层楼房高、长达6.2公里的环周城垣,该城墙几乎是现存西安明城墙13.2公里的一半。加之城内配套署衙、司狱、守备、把总、文庙、佛殿、书院、城隍庙、接

若去甘南草原或是阿坝草原,无论是从兰州还是从成都出发,都会途经高原古城松潘。这是一座名符其实的古城。老远便能看见暗苍高大的城墙,巍峨高耸的城楼。远处是白雪皑皑的山峰,城边是奔腾湍急的泯江,更把这座高原古城衬托得无比雄奇,无比壮丽。

走近松潘县城,首先使你惊讶的是这座古城竟保存得如此完好,城墙根基由巨大的条石砌就,墙身为黄土筑就青砖砌衬,严丝合缝,随着地形山势蜿蜒连绵。数百年风雨剥蚀,墙体已凹凸不平,杂草小树也从砖缝中漫生,使古城更平添一种厚重与沧桑。

沿着拱圆形的城门洞进去,两扇厚重的大门依然存在,历经数百年之久而无腐蚀损坏,足见当年修建之结实。据说松潘县城修筑达60年之久,信不虚传。穿越深达15米的城门洞,给人一种进入院落的感觉,一种安全感油然而生。环顾四周高山激流,回首古城为保一方百姓平安、民族和睦的历史漫长岁月,你会觉得古城修得恰到好处,十分必要。

事实也确如此,松潘由于地处四川、甘肃、青海三省交界地段,是青藏高原、甘陇河西进入四川盆地的必经之处,历史



高原羊群

王蓬摄

官亭，共历5年才竣工。在600年前人烟稀少的边地，构筑如此宏大之工程，所耗财力，所遇艰辛均不难想见。之后，松潘曾发生民变，他们占据西心之巔，城中防务尽收眼底。为纠失误，又把城墙修上山巔。而此时距修城已60年了，故有松潘城修了60年的说法。

松潘不仅城墙高大，城内街道也仿内地城池，街道严整，房屋规范，官署民居，各守其地，一派明清格局，显得古色古香。

我曾有幸两次到松潘县城，并在城中住宿一夜。第一次为1985年，其时正在鲁迅文学院学习，《青年作家》编辑部组织笔会，鲁院一帮同学应邀参加，当时道路不曾修整，游完九寨沟后，再去黄龙便须在松潘住宿。记得，到了松潘，谁也没有想到在这岷江上游，崇山峻岭之间，竟有一座如此完好的古城。大家兴奋地在大街小巷转悠。街上藏民很多，还有骑着高头大马的藏族汉子马蹄得得，在碎石子路面上溜儿小跑。摆地摊的多系藏民，卖藏药就有几处，当时没提保护野生动物，还真出售虎骨、豹尾、熊掌之类，再是虫草、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皆松潘一带所产。印象至深是各式藏刀，刀鞘上镶银带珠，十分漂亮，大家纷纷购作纪念。

我们转悠到几户人家，都有院落，有藏族、回族、汉族，都很热情，保持着边城居民的质朴。有一家人做豆腐，家中有古

老石磨，但用城外河水带动水车做动力，原始而先进，给人印象很深。当晚，我们住在古城，寂静得单能听见山林的呼啸和河水的喧哗。松潘海拔2000多米，夏季十分凉爽，中午太阳明晃晃的，只炽热上一阵。我们是6月份去的，过雪宝鼎时，正逢下雪，在松潘盖着棉被有位同学还被冻醒。

2001年8月，去甘南草原，原本到达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川西北重镇川主寺，可直接进若尔盖草原。一看地图，此地距松潘古城仅17公里，于是调转汽车，像看望老朋友一般直奔松潘。8月下旬，正是岷江河谷收获的季节，沿途成熟的青稞、胡豆、荞麦呈现一片片金黄，田地里不少藏民在收获庄稼。脱下藏袍、露出红绿各色毛衣的妇女挥镰收割。男人则拉着马、毛驴驮运庄稼。孩子们在收获过后的地块中嬉闹，一派高原丰收的喜悦景象。

松潘城墙依旧，岷江松桥依旧，都耸立着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牌。城区街道还保持着明清格局，只是增添了一些时新门面。与临街一位商店老板闲谈，他讲现在都晓得保护文物，整个松潘县城都属保护范围，没人敢乱拆乱建，也幸亏保护，吸引不少游客，松潘现在的支柱产业是旅游。果真，几位旅客购物，老板赶紧忙活去了。

我们在松潘城中转悠一圈，给汽车加油，又吃了一顿古城特有的羊肉烩面片，才心满意足地离开。二游松潘，让人明显感到道路改观，交通方便，城市也干净卫生多了。关键是旅游意识与保护环境意识已深入人心，商店宾馆都醒目地悬挂着：古城松潘欢迎你。

松潘不仅有雪山激流，森林草原，由于地处高寒，天然雪雨滋润，不曾被污染，松潘所产蘑菇独具异香，富于多种营养，素有蘑菇皇后之称。松潘大蒜，个大洁白，堪称一绝，在川甘一带最负盛名。野外奔波，难免生冷，带几疙瘩松潘大蒜，则尽可放心。

松潘不仅有明清古城，还有被列为《世界自然保护名录》的黄龙。近年，又开发出景色不亚于九寨沟的四姑娘山。每年都吸引了不少中外游客前来。当然，大多数游客是冲着九寨沟、黄龙来的，但我也想提醒大家，别忽略了高原古城松潘。

两进藏寨

树正寨是九寨沟最大、环境也最优美的藏族村寨。向阳开阔，两边山沟向后退去，闪出偌大一块平川。一栋栋藏式木楼依据山势，鳞次栉比，修筑在山坡上。村后并非立陡窄仄的山崖，而是一条山谷伸向云雾深处。使得这个村落多一溪流水，多一缕春风，也多一条早年间进山砍柴放牧的出路，甚或在土匪横行年月，全寨老少都多一条逃生之路。



今日藏族村——树正

王蓬摄

村前开阔去处皆被垦为层层梯田,种植着耐寒的青稞、荞麦、土豆、胡豆。再前面,便是九寨沟赖以成名的一沟千层碧水了。由于这一带山沟开阔平缓,远处闪着银辉的雪山溶化成溪。激流至此不像诺日朗瀑布那么气势磅礴,奔腾而下,也不似狭谷地段,一河激流湍急汹涌,如雷水声,震响山谷。

一沟流水至此舒缓恬静,潺潺缓缓,甩下一个个碧波荡漾的湖泊,雪雨冲激,亿万斯年,深不可测,故当地人叫海子。海子由于深浅不一,海水中容纳已成化石状的古树,巨石上附着的苔藓不同,因而或青、或蓝、或黄、或红、或翡翠、或五彩,却尽皆倒映着雪峰绿树,蓝天白云。大自然的神奇隽永、鬼斧神功,让来临者无不倾倒惊叹。

更为奇绝的是这一溪碧水仿佛在被称作树正群海的地方歇足了脚,积够了劲,汇聚充足了力量,一旦离开海岸束缚,迅即形成一道宽达30余米、落差20余米的巨大瀑布,水势汹涌,轰然跌落,声如雷吼,飞玉溅珠,形成九寨沟内规模气势最大的树正瀑布。这一静一动,诚如古语“静若处子,动若脱兔”。凡来此者,莫不因为在极短时间受到两种均达极致的美景熏陶而心旷神怡,惊呼感叹:“此景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游。”

这一切,树正群海,树正瀑布,在漫长的岁月都属于最接近它们的这个藏族村落——树正。目睹这山形水势,地域格局,首先得钦佩树正村落先民的智慧。他们在风云激荡的历史岁月中,在历代中原王朝与匈奴、吐蕃、回纥、党项等周边少数民族或交好或争斗的过程里,选中这么一块世外桃源,让子孙生存繁衍下来,终于迎来九寨沟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被中外游客挤塞、购销两旺的黄金岁月。

我曾有幸在树正村寨住宿一夜。那是1985年四川《青年作家》举办笔会,去川西北采风,沿着岷江上行,过茂县,经松潘,便进入九寨沟。当时九寨沟刚开发不久,许多原始状态还没改变,搭着临时性的帐篷宾馆,也有条件稍好的藏民用自己的藏式木楼接待游客。办会同志为了让大家了解藏民生活,专门安

排我们住进树正村一户藏民家中。

这家男主人曾在外当过兵,是个复员军人,眼界宽脑子活,发现九寨沟旅游商机后,贷款修了座三层藏式木楼,有十几个房间,不大,但都保持着藏族传统风格,也还干净卫生。我们在村里转悠,发现

当时藏族群众生活还十分贫困,虽说房舍大都两层,下层用片石砌,就上层用木板或圆木垒就,整体破败陈旧,家中也十分简陋,除床铺、锅灶、粮食,再无多余东西。村里很脏,潮湿泥泞。藏族群众无论男女,都穿藏袍,还都戴顶“文革”中热起的黄军帽。那时,他们见人还怯生生的,一见我们举起相机,就赶紧走开或转过身去。

当时,这里的藏民还以传统的农牧业为主,村前开阔去处全都是庄稼,种着青稞、荞麦一类。有藏民收获庄稼,用牦牛和马驮着向村里运输。还有藏民放牧山羊。间或也有藏民向游客出售藏帽、藏刀、藏珠一类纪念品。当时刚刚兴起的旅游业对他们生活影响不大。藏民们还按传统生活方式生活,至多泛起几朵新生活的浪花。

在树正群海向树正瀑布跌落的地方,有一座磨房,是利用水力推动石磨来磨青稞面粉的,那会儿还转动,于是成为一个参观点。

我们去时,几个藏族姑娘正磨青稞。毕竟年轻,我们照相,这几个藏族女孩没有回避。我们问她们,她们还能讲生硬的汉语。问叫什么名字?一个说叫祥生佐,还有个女孩也说了名字记不得了。问是什么意思?好像是云彩还是彩霞。但小姑娘们乐意交谈,纯朴中有种天然的率真,给人印象很深。

那次在九寨沟整整三天,还去了原始森林,十分尽兴。返回时,我们的大轿车路经树正村,又见那几个藏族姑娘还在水磨房处。车上不知谁说:“那不是祥生佐么!”大家看时,那个身材颇长的藏族姑娘也正对我们车招手呢!

一晃,十几年过去,2001年8月,我去甘南草原考察丝路,途经九寨沟,再次造访。时过境迁,面貌大变,沟口星级宾馆林立,酒店、网吧、咖啡厅一家挨着一家,构成中国城市中最奇特的景观。这个叫九寨沟市的城市几乎全由酒店宾馆构成,各种汽车不再允许进入沟内,全由绿色环保车取代,服务准时、规范。尽管8月下旬,黄金旅游期已过,仍然人流如潮,据说每天限量进沟1万人,但最多将近4万人,整个景区人满为患。虽然各种标牌车站醒目规范,但再也见不到那种原汁原味的九寨沟了,似乎水也少了许多,树正瀑布、诺日朗瀑布由于水小也显不出那种动人心魄的气势。匆匆转了一圈,因景区宾馆全部撤销,不能住宿,正准备返回,见到九寨沟民俗文化村时颇觉眼熟,一看介绍,树正群海,树正瀑布,这不是曾经住宿过一夜的树正寨么!

只是,山水依旧,村寨大变。村前广阔的地面再无田地庄稼,改建成一颇有规模的停车场,四周商店林立,摊位密布,游人如织。原先村落的破旧房子已完全被拆除。村口一座二层藏式木楼十分气派,利用一段悬空横跨的木楼作为村寨大门,上面大大写着:九寨沟民俗文化村。

我进去转了一圈,几乎再也见不到早年踪迹。里面一家挨着一家全是新建的小楼,而且全部投入进了旅游业,全开着商店、歌舞厅、咖啡店、卡拉OK厅。真是天翻地覆,今非昔比。我特意注意了一下,再也没见有藏族群众戴黄军帽了,倒是有不少藏族男女青年穿着牛仔褲,拉链衫,看去十分潇洒时尚。

突然之间,我想起当年那个在水磨房磨青稞的藏族姑娘,



1985年的藏族姑娘祥生佐 王蓬摄



2001年的藏族妇女祥生佐

王蓬摄

一瞬间还记起了她的名字：祥生佐。立刻问摆摊的一位藏族女子：“认不认识祥生佐？”

“咋不认识，那不是，开商店呢。”

其实，就是我刚走过的商店，我还问了一下藏珠的价格。我又走到那个琳琅满目的旅游品商店前，问那位有30多岁、身

材修长的藏族妇女：“你是不是叫祥生佐？” she说是，并问我怎么知道她的名字？我说：“十几年前我给你照过相，在水磨房那里。”她顿时相信了。我问她过得怎么样？她说现在好多了，村里修了门面房，租给大家做生意，没人再种庄稼，再放羊，全都搞旅游了。

正说着，进来个健壮的藏族汉子，身材高大，脸色黑红，穿着休闲装，显然是她丈夫。

我说，你们怎么不穿民族服装？她说做生意汉装穿着方便。我请她站在商店门口，为她拍张照片，她欣然答应。我祝她生活美满。她却摇摇头，告诉我，上面已有通知，为保护九寨沟生态环境，沟内所有居民都要迁出，重新安置。她们正有一种对未来的惶惑。我安慰她，三峡移民我见过，都比原先生活得好。她依然摇摇头，说，我们祖辈都生活在九寨沟，去哪都会不习惯的，九寨沟养活了一沟藏民，迁出去怎么搞旅游做生意呢？现在年轻人都不会养羊种庄稼了，怎么生活呢？面对具体问题，任何安慰都显得苍白。辞别祥生佐，我想，这个不知存在了多少世纪的藏族村寨，一旦搬迁，即便集体重新组合，也一定会成为另外副模样的藏族村寨，那就要开始它新的历史了。

草原之旅

地理学委实是门了不得的学问，能告诉我们许多生命的奥秘。它严格准确地划着经纬、物候、寒暖、河流、植被、动物乃至国家与民族。

那些代表着各种地形，长长短短、弯弯曲曲的线条常引导我们情不自禁地在偌大的地图上寻找自己生活的那片火柴头大小的地域。刹那间会有众多的莫名其妙的问题涌出：我是谁？人世上为何有我？天地间为何有我？我怎么生活在这里而不是那里？我怎么属于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而不是别的什么国家和民族？

惶惑之间，你的目光会由熟悉的乡土伸向广袤无垠的原野与丛林，伸向那些名声显赫的国家和都市。你会发现，并非所有的地方都对人产生诱惑，它们或因遥远或因陌生都不重



如箭大道——今日青藏路

王蓬摄

要，吸引你的可能是从小就耳熟能详的地方。比如长城，比如运河，比如大海，再就是草原了。

当然，这也还和每个人的兴趣相关。就我来说，在看过了长城、运河、大海与草原之后，发现最喜爱的还是草原，几乎让人百看不厌。这是因为每片草原由于所处地域方位不同，都有自己浓郁的特色，并不能够互相取代。每片草原都能给人带来新的发现与震撼。

多年来，我去过川西北的阿坝草原和若尔盖草原，甘肃的玛曲草原和甘南草原，青海的日月山草原和海北州草原，陕北的塞外草原和相邻的内蒙古草原，宁夏贺兰山下的草原，再是新疆天山南北脚下那一望无际的绿色原野，甘肃祁连山下那长长的没有尽头的草原……

去过草原和没有去过草原是不一样的。因为你了解除了自己生活的火柴头般大小的天地之外,还有大片辽阔的世界。仅是一个新疆就相当于三个法国。草原面临任何喧嚣任何不可一世的庞然大物都冷静缄默。草原归于沉寂就犹如天山昆仑山归于沉寂;草原如同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有大德而不张扬,有大襟怀而不标榜,有大谋略而不露锋芒。

草原并非完全绿茵铺地,牛羊布野,鲜花盛开,牧人欢歌。高寒寂寥,晴雨无定,暴雪严寒,供给中断是常有的事情。远离城镇放牧,也就远离了现代文明,没有电影,没有电视,用不上任何家用电器,甚至没有人交流。那种孤寂,那种辛苦,那种独处于天地之间所需要的耐力与坚强,都非身临其境不可体会万一。

人生在某种程度来说也犹如草原,不仅有如画的风光,有春兰秋菊的艳丽,也有烈日,也有风霜,有好奇被曲解的委屈,有遭受冷淡的境遇,有处于低谷的徘徊,有壮志难酬的惆怅,有锦书难托的悔恨,有对人生清醒明白却已年过半百“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喟叹!

但假如你去过草原,认识熟悉了草原,从此心中就会有一面巨大的明镜高悬于心底,凡事都有一个客观公正的参照,也仿佛结识了一位见多识广、历经沧桑的老人,能够时时受到教诲,了解世情,知道好歹,变得豁达和宽容,流露出成熟和从

容。遇事对不再盯着脚下方寸之地,不再只盯着自己干的点大小放在显微镜下才能让别人关注的事情;不再斤斤计较、心胸狭窄,不会因被曲解而改变初衷,不会因被冷落而怀疑信念,更不会因遭受打击而放慢脚步,风里也去得,雨里也去得,上也能上,下也能下,遇事先能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目光渐次远大,说话渐次得体,行动也渐次稳健了。

朋友,若有机会,从喧嚣和尘世间脱身,从名利的追逐中后退,从种种诱惑中躲避,到草原上去吧。打开地图,就会发现,其实草原就在你的身边,以现代的交通,无论多么遥远的地方,都应在咫尺之间。所以一定要去草原。

那里有长城、烽燧、雄关和大漠,有历经沧桑的古代城池和规模宏阔的宗教建筑,有滋味浓郁的奶茶和鲜美无比的手抓羊肉。

那里有辽阔的草地、灿烂的阳光和白云般滚动的羊群,有如玉带般蜿蜒的溪水和旋风般奔跑的骏马;那里有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裕固、回等勤劳质朴、勇敢善良的兄弟民族和他们绚丽多彩、独特浓郁的风俗民情;那里有关于草原种种史诗般壮美的传说和关于今日草原新貌难以唱完的长歌。

朋友,到草原去吧,开始你的草原之旅也就开始了你崭新的人生之旅。

草地炊烟 说奶茶

在茫茫草原上行走,不管是骑马还是乘车,当最初的兴奋、惊讶过去之后,连续整天或数日的颠簸,那无边无际的青绿,会让视觉产生审美上的疲劳,那过于空旷的世界也难免让人感到一种寂寥。尤其高原气候瞬息万变,即便盛夏,一阵风后,天边云团渐次变浓,迅速铺开,罩得天昏地暗。一个炸雷在头顶炸响,如绳如鞭的大雨便铺天盖地而来,打得车顶篷“砰砰”作响,前面只能看清数米远的地方,车窗紧闭还能闻到浓浓的土腥味,气温也骤然下降,夏季衣衫不能御寒,人在车中缩成一团,止不住哆嗦,牙齿也开始打颤。

假如一阵疾风吹过,乌云就会渐次散开,风停雨住,蓝天重现,让人舒缓的同时,倦意也渐渐袭来。此时此刻,最向往也最惬意的,莫过于能有一大杯热气腾腾的茶水解渴解乏。

也许就在这时,一缕炊烟从一处山坡升起,在雨后的天

空、青绿的草地衬托之下分外醒目。炊烟是从圆顶帐篷升起,周围滚动的白云注定是羊群,黑团则是牦牛。纹丝不动的则是骑在马背上的牧人,他们常是盯着自己的畜群久久地伫立。不用说,那是一户牧民。

此刻,你会觉得那户牧民的出现十分及时,非常亲切。末了,一切感觉都化为一杯滚烫的奶茶。去过草原的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无论熟悉还是陌生,只要到了牧民帐篷,来的都是客人,都会受到热情诚恳的接待。这种热情没有任何多余的话语,是从那率真、诚挚、尚未被现代文明污染的眼神中流露出来的。这种诚挚则表现为很快为你熬出一碗滚烫喷香的奶茶。

也许,你第一次端上奶茶,会因为陌生和难免的腥味而畏惧。但只要喝上一口,你会感到顾虑完全多余。这种奶茶其味香美异常,回味无穷。关键你喝后能立时驱散寒冷和疲乏,肠胃中热呼呼的,整个身心都渐次舒展。

这时,主人会不失时机地端上炒米、糕点、奶豆腐、黄油、红糖等调配食品。一边饮茶、一边食用,这时,你才发现端在手里的是一只镶着银边的木碗,颜色黑红,木纹清晰,你可能一下说不出什么木质,但沉甸甸的有些份量,还会因碗边的指痕感受到这碗伴随着这户牧民经历的沧桑。

于是,你会向煮着奶茶的牛粪火堆靠拢,其实,也是向这户不知姓名的牧民靠拢了。

奶茶,牧民不仅用来待客,也是他们不可或缺的食品。而且,同是草原,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有不同的制作饮用方式,但都有着悠久的饮茶历史。

尽管,处于北方和西北的游牧民族地区历来并不产茶,但从史料上看,回纥、吐蕃、契丹、党项等少数民族在唐宋时期就有了饮茶记载。而且,一些游牧民族的贵族阶层饮茶已经到了十分讲究的程度。宋时曾和中原王朝签定“檀渊之盟”的契丹贵族待客“先汤后菜”,把茶置于饭后以助消化。在与宋王朝打交道时,对菜的要求是“非团茶不纳也,非小团不贵也”,意思是一定要经过泡制的、有一定造型的茶才要。茶叶芽越小就越贵,这已是今日对名茶的认识和要求。曾建立起大清王朝的女真人,招待客人则讲究用“建茗”,是指福建一带所产的乌龙一类名茶,在内蒙古出土的元代古墓壁画中,有泡茶、饮茶的场景。元代的《饮膳正要》中有记载,饮茶要佐以“羊油,牛奶子”,说明其时奶茶已经形成。

草原上不仅贵族喜茶,关键还在于“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茶叶传入草原后因广受牧民欢迎而迅速普及。于是茶叶需求量便成百倍千倍地增长。因北地不产茶叶,只能以畜产品与中原王朝换取茶叶。这便是始于唐、盛于宋、延续至明清、历经千年的“茶马互市”。最盛时期,宋朝每年易马3万匹,茶叶则达600万斤,这在千年之前是很惊人的数字。因为当时中国包括游牧民族总人口不过数千万。清乾隆初,疆域较今日辽阔(含蒙古、中亚部分地区),人口才过1.5亿。由此推断,茶叶只有成为牧民如同牛羊肉一样须臾不可离开的物品时,才会有如此大的需求量。

草原游牧民族在饮茶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创造出独树一帜的奶茶文化。首先,由于“逐水草而居”经常迁徙,他们把茶叶加工为坚实的砖茶,便于携带贮藏。需要时,再用随身携带的小刀切成碎块,放于罐中来煮。草原用于牛粪做燃料,火劲不大,但持续时间长。煮时再配以小米、牛奶、奶皮,加盐煮

沸后,滤掉茶渣,待茶味、奶味、香味充分飘出来,再盛于木碗中,可接待客人,也可做茶水解渴,若再配以大块手抓羊肉、饅饼、奶豆腐,那就是美味佳肴了。

甘肃河西走廊生活的裕固族,是把茶叶放进布袋中,再在奶锅中煮熟,这样的好处是避免茶叶混入酥油奶酪之中,既保茶味奶香,又无茶渣之讨厌。西北宁夏、青海、新疆一带的回族群众,在生活中创造出一种“三炮台”饮茶法。这种茶以绿茶配以桂圆、冰糖、葡萄干、枸杞,用精美的茶具冲泡,茶盘、茶杯、茶盖,形似三座炮台,故得名。饮时,十分讲究,先把茶具洗净,把泉水烧开,慢慢冲进,然后盖紧茶盖。少顷,待茶泡开,冰糖溶化,葡萄干、枸杞皆泡软时,才开盖饮用。只见绿莹莹的茶中飘着红艳艳的枸杞,单看一眼便馋涎欲滴,因而“三炮台”在回民中广受欢迎。

新疆维吾尔族群众饮茶历史也十分悠久,可追溯到隋唐。那时,维吾尔族的祖先称回纥,后也称回鹘,早先生活在蒙古漠北一带,很早就与唐王朝开展“茶马互市”,养成饮茶习惯。公元九世纪以后,回鹘迁移西域,逐渐由游牧民族成为定居的农耕或半耕半牧民族,并成为新疆的主体民族,他们的饮茶习惯不仅没有改变,还有很大发展。“客来敬茶”则是每家必遵的礼仪,饮茶前要用有细长壶嘴的陶壶净手。考究的人家还用红铜或银质茶具,饮茶则有绿茶、花茶、香茶、油茶、胡桃茶、酥油茶之分,并各有不同的制法与饮法。我曾在北疆哈萨克族牧民帐篷中品尝过奶茶,也曾在南疆领略过不同风味的花茶与奶茶。由于喀什邻近前英属印度,所以饭店宾馆还备有西方风味的红茶呢。

W

责任编辑:柴燕



一户转场的牧民 王蓬摄